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芝麻官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芝麻官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芝麻官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2初版(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185-7

I. 芝...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1325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芝麻官故事

主 编: 何承伟

编 委: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185-7/G·028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话: 021-59226097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94)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清风两袖

局长拒酒	2
老鳖识途	5
书记盖房	9
院长蒙冤	14
嘎知县设计	19

为民请命

灵验的“菩萨”	23
闪光的憧憬	27
烦恼的樟树	33
乡长的沉浮	39
琥珀罢贪官	50

长官意志

“一把火”镇长	57
浴室二重奏	67
院长拾垃圾	72
沉重的承诺	77
迟到的婚礼	82

官运亨通

局长宝座	86
河东河西	90
莫名其妙	94

权官玩“火”

初次上任	97
经理病危	100

改名换厂	106
解纸风波	112
推销脐橙	117
气功打靶	122

权谋有术

烧掉的秘密	127
冒牌的书记	131
指纹打火机	138
有理说不清	143
一物降一物	149

清 风 两 袖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公仆之风,
山高水长。

回
才
驻
西



局长拒酒



胡局长从前是不喝酒的，只因岁数大了，经常闹点腰酸背痛的小毛病，听人说少量喝酒对身体有益，于是，就想学着喝点酒。

一天，胡局长在张科长家作客，张科长特意为他斟了一小杯酒，胡局长抿了一口，忍不住问：“这是什么酒？”

张科长笑道：“这就是本地产的荆江酒。”

胡局长又说：“味道很香的嘛！难怪一些人爱喝酒。”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科长第二天就提着两瓶荆江酒上了胡局长的门。

胡局长很生气，说：“你这是干什么，要喝酒我不会自己去买吗？”

张科长笑笑说：“我知道您最看不惯请客送礼那一套。这酒

就算是我顺路给您买的。”

“多少钱?”

“四块五一瓶,两瓶九块钱。您如果要给钱,什么时候给都行!”张科长说完就走了。

胡局长望着他的背影,笑着说:“这家伙真滑头!”想想也只是九块钱的事,于是就将酒收下了。

不久,李主任请客,也专门用荆江酒招待胡局长。

就这样,机关里的人都知道胡局长特别爱喝荆江酒。逢年过节,人人都只拎两瓶荆江酒去看望胡局长。

人们都说胡局长很廉洁,当了局长还喝这种廉价酒。

胡局长听人说他很廉洁,心情自然十分高兴。他与下属相处很好,并努力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

后来,一位记者听说此事,写了篇报道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下,胡局长的廉洁算是真正出了名。

不久,因工作需要,胡局长调到另一个县局担任局长。

这里的下属早就听说胡局长除了廉价的荆江酒之外,什么都不爱喝。于是,有求于胡局长时,也只买两瓶荆江酒送给胡局长。

一日,胡局长的老战友出差到此。

胡局长大喜过望,立即把老战友迎到了家中。胡局长知道这位老战友爱酒如命,可称“酒道老手”,忙说:“你是贵客,无论如何我也要陪你喝几杯。”

老战友惊异地问:“你学会喝酒啦?”

“对!”

“好!你用什么好酒来招待我?”

胡局长笑着说:“好酒没有,我只让你尝尝我平时最爱喝的一种廉价酒。”说完,顺手拿过一瓶别人刚送来的荆江酒,给老战友满满斟了一杯。

老战友轻轻抿了一口，眉头紧锁，连连咋舌，说：“这是什么鬼酒，简直难以下喉！”

胡局长见老战友如此，疑惑地问：“真那么难喝？不会吧？”

“你自己喝喝看！”

胡局长端过酒杯喝了一口，“呸”连忙吐了出来。于是，又换一瓶新近收下的荆江酒，一尝，同样如此。胡局长颇觉尴尬，忙说：“现在的假冒酒实在太不像话了，我去拿一瓶正宗的荆江酒给你喝。”说着，走进屋里拿出一瓶先前局里同志送的荆江酒，重新给老战友斟了满满一杯。

老战友闻着那令人心醉的酒香，眉头舒展开来，一仰脖子，杯中滴酒不剩。

胡局长问：“这酒怎么样？”

“很好！”

胡局长感叹着说：“从前局里的同志送给我的都是真正的荆江酒，没想到这里的人送给我的都是假酒！”

老战友诡秘地笑着说：“你说得不对。应该说这里的人送给你的才是真正的荆江酒，从前局里的同志送给你的都是假酒！”

“什么，从前的是假酒？”胡局长不解。

“对。从前局里的同志送给你的都不是荆江酒，他们用荆江酒的瓶子，装真正的茅台酒。”

“什么，茅台酒？”胡局长大惊。

“这酒香我一闻就全明白了。”

“这……”

不久，胡局长正式宣布戒酒。

（刘国祥）

老鳖识途



兰德曲老师与妻子林芳结婚十五年，分居却已超过十二年。妻子在县城医院当护士，他则被分到乡下中学当生物教师。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对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都有独到的见解，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多次被评为“教学能手”。然而他的人际关系知识处于小学生水平，所以尽管写了十八次申请，要求调回县城，解决与妻子的分居问题，但求来求去，县教委人事科领导还是四个字：研究研究。

最近学校要搞勤工俭学，兰老师有养鳖的一技之长，于是被动员“下海”，整天在实验室的那口池旁与鳖作伴，与鳖共眠。

鳖，俗称王八，属一种有灵性的爬行动物。兰老师替单位养鳖二十多只，自己家中也养了一只，那只老鳖伴他十三年，兰老

师给它取名叫“灵灵”，并为它写过一篇得奖论文。至今兰老师那五岁的儿子常在灵灵脚上系一根线，牵着它走很远很远的路。

这天，兰老师一到学校就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是妻子林芳所在的医院打来的，告诉他，林芳得了子宫癌，请他速去照顾。兰老师心急如焚，赶紧请假赶到县城医院。看着妻子瘦弱憔悴的脸庞，兰老师只会一个劲地流泪。

“哭啥，还不快去求求教委领导，赶紧调回县城伺候林芳，人命关天哪！”院长很同情这个穷老师，在一旁劝道。

“可他们老是研究研究哪……”

“真是书呆子，送点礼啊。”

“我一个穷教书的，哪有那么多钱送礼啊？呜呜……”兰老师说着说着竟大哭起来。

院长看不下去，拽起他的手：“走，我陪你去说说，我就不信他们是铁石心肠。”

县教委领导听完兰老师的哭诉，表示原则上同意他调进县城。院长怕不牢靠，又悄悄嘱咐兰老师赶紧送点土特产去，趁热打铁。

兰老师马不停蹄，赶紧回到乡下，可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几个钱。咋办？赶紧再去学校借，可校长告诉他，学校经费太紧张了，连实验池里的那二十多只鳖都卖了，哪有钱再借给老师？

听到“鳖”，兰老师眼睛一亮，县城家里不是还有一只老鳖？于是他又连忙往家赶。

踏进家门，他看到此刻儿子正在为灵灵解线儿，一边解一边哭。兰老师说：“儿子呀，真乖，你是不是准备送给爸爸急用呀……”

“不，我准备把它杀了，给妈妈熬鳖汤喝。”

兰老师一怔，抱住儿子的头呜咽起来，半晌才说：“儿呀，你舍不得它就别杀吧，让给爸，爸要用它送个人情，爸爸调回来就

能伺候你妈了……”

儿子听懂了，点点头。

兰老师捉着老鳖，叩开了人事科夏科长的门。夏科长热情地接待了他，看见他手里的鳖，脸上刹那间乌云密布，由青转红，又由红转紫，生气地批评道：“你捉这东西是啥意思？”

“没、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调、调……”

夏科长恢复了常态，口气缓和了一些：“没别的意思就好。我对你的处境很同情，不过，这事我一个人还不能决定，要教委刘主任、汪副主任、章副主任、马副主任、杨副主任点头同意才行。”

我的天，那该需要多少只鳖呀？兰老师差点昏倒。幸亏夏科长没要鳖，他拎着鳖，爬上二楼，叩开了杨副主任的门。

杨副主任收下了鳖，劝慰了他一番，并告诉他，教委领导都已明确表态同意调他进城。

兰老师出了一口长气，可紧接着又着急起来，还有四只老鳖，到哪里去筹集？他回到家里，烧饭做菜，端到医院喂给林芳吃，待林芳睡下，再回家时已是繁星满天。他太疲倦了，回到家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爬起来一看：天，一只老鳖躺在门槛上睡觉呢。兰老师捡起来细瞧，竟是送出去没几个小时的灵灵，不由得热泪盈眶，嘴里连声说着：“灵灵，我们没白养你十多年呐。”

第二天，兰老师把鳖拎到马副主任的家。是夜，兰老师从医院回家，老鳖又爬回来了，它正用两只爪“叩”门呢！

连续几天，夜夜如此，兰老师靠这只有灵性的老鳖，依次走进了杨副主任、章副主任、汪副主任、刘主任的家。也真灵，老鳖送完了，县教委通知他去办调动手续。

第六天早晨，兰老师开门，老鳖又回来了。兰老师也习惯了，将老鳖放好，就去教委人事科，夏科长笑咪咪地把调动函递给他，并说：“请你今后再不要送鳖了，鳖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兰老师真是哑巴结婚——喜不可言。他抱着调动函，匆匆来到医院，把灵灵的故事告诉院长。院长说：“你知道夏科长为啥不收鳖吗？”

“不晓得！”兰老师摇摇头，满脸疑惑。

“夏科长曾做过‘王八’，”院长说道，“他的妻子是我院最漂亮的姑娘，曾跟县文办主任关系暧昧，所以夏科长一见人送他鳖，心里就反感。只是这鳖竟能天天平安地从几个主任家里逃出来，这就叫人费解了。”

两天后，兰德曲老师收到一封没署名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兰老师：

首先，我代表教委全体领导对你爱人的不幸患病表示深深的同情，并希望她能早日康复出院。

其次向你讲明，我们这些领导过去对你的申请调动延缓处理，解释得不够清楚。其实，县城各学校教师早已超编达两百多人，所以，尽管你确有实际困难，但一时也难以解决。

第三，也想告诉你，你的老鳖灵灵其实不灵，它不会循着你的足迹回家，更不会从五楼爬下来靠闻你的气息回家，是几个主任他们半夜把鳖放到你家门口的。当时他们若不收，怕你误解，以为调动一事又“黄”了，影响你安心照顾病人。此事本不想公开，只怕今后别的老师又照此送礼……

（李传洪）

书记盖房



柳林公社副书记老马最近突然提出要盖一所新房，而且选中了原先要盖幼儿园的那块地基。那地方前靠柳树林，后临荷花湾，景色宜人，交通方便，是全公社最好的宝地。

这老马平日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这样一来，人们的议论可就大了：“别看他平时装得一本正经，到头来，还得谋私利！”“还不是人家有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幼儿园的地基‘捣鼓’到手了！”有的干脆骂上了：“真他妈的是什么风气！”

这些议论不知道老马是不是听到了，反正他是照样东奔西走，张罗着盖房。

他首先找到建筑队的高队长，说：“老高，咱是老战友了，这盖房的事，还得请你帮忙呵！”

老高一拍胸脯：“没说的，你书记要盖房，还不是一句话吗！虽然材料有点紧张，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老马说：“材料嘛，我也想想办法，不能让你一个人为难啰！”

高队长一听，连声说：“好，好！施工我包了，你就等着住新房吧！”

盖房的事说定了。

晚上，老马正考虑着明天得到几个地方去跑跑材料，突然，公社水泥厂的赵厂长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笑容满面地说：“老马，听说你盖房子材料有困难，是吗？”

“是呀！水泥、石灰、砖头、木料，都还没准备呢。”

赵厂长说：“别的不敢吹牛，水泥嘛，好说，我们厂有的是过期的！”

老马搔搔光光的秃脑袋，说：“这盖房可是百年大计，过期的怎么能用呢？”

赵厂长靠近老马，轻声说：“我是说，你按过期的付钱，货嘛，保证你满意就是了！”

“啊！”老马听到这里方才明白，“真难为你呀，想得这么周到！”

赵厂长前脚刚走，嚯！后脚又来了一大串，什么砖瓦厂的钱厂长，石料厂的孙厂长，联合工厂的李厂长，都不约而同地上门来了。他们对老马盖房十分关心，不但都表示可以提供砖瓦、木料、石头，而且全是价廉物美的“次品”、“等外品”。

老马见他们这样热情，十分感慨地摸着秃顶说：“各位这样热心相助，真太感谢了。”

那些厂长们可真是说话算数，第二天，各种材料就陆续运到了工地。老马一看，各单位的汽车、拖拉机差不多全出动了，就别提心里多高兴了。

晚上，当他骑着车子回家的时候，忽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

金”来：“站住！”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供销社主任老姜，人称“老犟”，同老马一起参加过淮海战役，负伤落残，成了瘸腿。不过他虽说腿瘸，可路走得正，平时见到不合章法的事，就是天神爷爷，他也要横鼻子竖眼的。因为他资格老，脾气犟，又爱管闲事，公社里不论谁，做了亏心事都得怕他三分。

老马一看是他，就想绕过去，可老犟把手中拐杖一捅，一副拼刺刀的架式：“不许动！”

老马只好下车：“嘿嘿，是老排长……”

老犟打断他的话说：“马子，我问你！你要盖房，是不是？”

“对，对！”

“看上了幼儿园的那块地基？”

“不错，不错！”

“材料都是买的次品？”

“有这事。”

老犟一听大怒：“好小子！亏你说得出口！”

“老排长，是这么回事……”

老马正想解释几句，哪知老犟挥着拐杖说：“听着！第一，把次品退掉。第二，换个地基。你听我的话，就跟我回家喝两盅，要不……”嗖！老犟把拐杖抡到了老马秃头顶上，“要不，我把你这灯泡敲个窟窿！”

老马一看不好，“噔噔噔——啪”跳上自行车就逃。

老犟在后面捅着拐杖骂着：“马子……你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虽说老犟起劲地反对，可还是没有挡住老马盖房。房子提前破土动工了，老马在工地上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一会扛木头，一会搬石头。他见丢了一块砖，“噔噔噔”跑去捡起来；见撒了一把水泥，“噗噗噗”双手捧起来；见脚手架有个地方不牢，“哧溜”——就